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十回 鰥夫驚豔 田螺報恩

卻說孫杰望見這樣一個美人，無緣無故，天天替他煮飯燒茶，心中真是萬分納罕，立在梯子上面，不由說出「咦」的一聲。這一聲不打緊，卻早被室中美人知道有人窺覷，但見他一陣慌張，登時形影俱無。孫杰下了梯子，開門入屋，一鍋子的飯，還煮得半生不熟。自己前一天看過，家中存米最多吃得上三四天，此時米桶中，忽然滿滿一桶白米。另外還多了些鹽肉雞魚之類，一起放在櫃內。孫杰只得先把那飯燒熟了，吃了一飽。因菜米俱有，便向東家請假二天，足不出門，老等那美人前來。

誰知此時的美人，知他不去作工，便不替他煮夜飯，僅在他清晨酣睡之時，替他煮好一餐早飯，而且帶來許多鮮小菜。烹飪得口分可口。孫杰幾次想起個大早，等候美人。偏偏這幾天，仍是見不到美人。但有一件事，更使他歡喜的，美人知他不去作工，怕他沒錢使用，還替他弄來許多白銀，足可用得幾年。

孫杰驚喜之極，便想拿這銀子開一家小小店舖，免得常年作那幫傭生涯。主意已定，便去向那東家辭職，東家問他，因甚不幹。孫杰是忠厚人，不會說慌，只得把實情訴說出來。那東家是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，存心倒好。聽他有些異遇，便說：「你所遇見的或是什麼仙人，一定你做過什麼好事，救過他的性命，他才來報答你的。」孫杰道：「小人窮得要死，哪有力量作甚好事！」東家笑道：「好事不必要有錢才能做。你既想不起來，暫且不必管他。但天上神仙，未必會得你好處，或許是花木鳥獸之精，曾經得你救援，前來報德，也未可料。若果如此，你可預備鍋焦一片，搓成小小團子，候得他來，就突然將他抱住，把鍋焦塞入他口中，逼他嚥下，便與生人一般無二，就可問明原因，和他成親，將來好處不可限量哩！」孫杰領教而歸。便整整坐候一宵，假寐待曉。天色黎明，就悄悄地潛入廚房。果見美人背著身子，正在那裡切菜。孫杰依照東家囑咐，突然上前，用力抱住，同時伸出右手，將預備的鍋焦，塞入他口中，等他汨然一聲嚥下肚去，剛想放手，忽聽那美人開口道：「郎君且請放手，妾已受煙火，不能再遁，容慢慢稟告郎君吧！」孫杰情知不是誑言，便把雙手一放。美人回轉臉，含愧帶羞的，向孫杰深深禱衽。孫杰也長揖還禮，卻也覺得不好意思。只得搭訕著說道：「請問娘子，和小子素昧平生，小子一介窮人，也沒有好處到娘子身上，因甚那樣錯愛。小子心實不安！今幸得睹尊容，萬望明白見告。」美人微笑道：「妾有苦衷，甚不願郎君知道妾的事情。不知是什麼人饒舌，教郎君這等惡計，但郎君所願知道者，妾所不敢稟告者，深恐郎君不知妾事而苦苦相詰。一知妾事，又將畏妾如蠶，而不敢相見。結果必使妾欲報大恩而不可再得，甚或因此惹起郎君疑懼，反而因好成惡，如何是好呢？」

孫杰聽了，慨然道：「娘子太過言重，小子雖是鄉村窮漢，自問頗還有些肝膽，娘子如此見待，必因小子何處何時略有微勞。小子委實記不起來！娘子必不肯說，小子倒要疑心娘子，不要認錯了什麼人，白白地費了一番心力，卻不能使真正施恩之人稍受報答，小子命窮如此，反而無功受祿。不但沒有好處，必定要折減壽算，該活六十歲的，只怕不到五十歲，就要死了。娘子請想，小子還敢再受娘子的恩典麼？」美人聽說，倒笑了一笑道：「總道孫官人忠厚老實，聽你這番談吐，原來也是一位調皮朋友。不瞞郎君說，賤妾心中何嘗不想早點對郎君說明，總因幽明異路，恐惹物議，兼恐郎君不諒苦衷，反不能遂妾報恩之志，所以一味隱藏，冀使郎君受我數年奉養，然後知妾必非害君之人，彼時方可直陳顛末，使君恍然大悟。不料未及匝月，就被君捉住，莫非你我真是有緣之人嗎？」說到這話，不期面上微微一紅。

孫杰卻喜歡得眉宇皆春，張開一張大口，只是合不攏來，因又正色道：「娘子千萬不要如此多心，小子剛才已經說過，處境雖窮，肝膽尚有，爽爽快快地說一句，即使娘子真是妖魔鬼怪，既稱小子曾有微功，特來圖報，這話雖然當不起，卻可斷定娘子必非為害我而來。我孫杰又不是土偶木人，難道連個好意歹心，也辨不出來麼？」美人見說，又低垂粉頸，略作沉吟，方抬起頭，嫣然一笑道：「郎君看我是人是鬼，還是什麼妖魔魍魎，山魈樹精。」孫杰聽了，不假思索，也笑道：「娘子天人，便非神仙，也決乎勝過凡人。若說那些鬼怪，世上果然都有，只怕化不到娘子這等人才，也未必有娘子那般仁心。」美人聽了，不覺一笑道：「郎君真會說話，外人偏都說你不善說話，這也奇了！」孫杰笑道：「或者這便是所說福至心靈罷了。」美人又笑了笑：「實告郎君，妾身確乎不是人類，仙人太高，賤妾怎敢冒充，妖鬼太凶，賤妾又犯不著影戲他們。郎君請回記一記，當尊夫人在日，可曾救過一件東西的性命麼？尊夫人臨終之時，又曾有什麼遺憾之語？郎君仔細一想，不妨先猜一猜，猜得不對，賤妾再當奉告。」孫杰記了一會，只記得劉氏以未有生育為憾，至於救命之說，兀自想不起來！」

美人點頭歎道：「惟其如此，愈見君夫婦盛德仁心，真施恩不望報之君子也。妾羅姓，名圓，家居淮水之濱。洪水時，為大浪卷至府中，水退之時，匆匆不及離府，承尊夫人撫養珍惜，不啻骨肉，後來令堂病中亂命，幾使妾不保性命。又蒙尊夫人設計周全，覓得潛代，方保微生。後來又承賢夫婦送出府中，俾得自遂其生。此德此恩，沒齒難報，不料尊夫人如此賢德，竟不永年。賤妾聞之，便生報德之心，為因生非人類，又且羞於自媒，所以先操婦職，續識君容，擬至數年後。得君信愛，再容自陳。何意未及一月，便得與君相聚，豈非大幸之事。事已至此，還望君勿以非類見輕，俾得隨侍左右，為君操執井臼之役。妾雖不才，或不致以生活累君，更不忍君為妾故，稍蒙不利。君堂堂丈夫，當能鑒妾微忱，深信妾無他意罷了。」

孫杰聽完了話，才悟到是那放去的田螺，先還不免稍有驚愕，及聽他語言清朗，情致纏綿，又想他數日來侍奉之勤，相待之厚，心中便只感激而無疑念，因即起身拜謝道：「娘子天人，何必這般客氣。曩日之事，全出無心，本來算不得什麼，既娘子如此存心，小子也不便多說什麼，只愁本人窮賤粗鄙，怎配得上娘子的天生麗質，就說生活所需，雖然娘子不要小子預備什麼，小子卻越覺愧惶無地。」羅圓笑道：「既承見愛，不加疑猜，彼此便是自己人了，還客氣什麼。但有一事，務求俯允。」孫杰忙道：「既為夫婦，彼此一體，有什麼不能答應的事情。」羅圓慨然道：「說來也沒甚大關係，就因妾道行太淺，雖能變化人身，未能脫離軀殼，須俟二三年後，所受煙火既多，又得君精血灌溉，方可漸漸丟撇頑殼，化成人體。君可於明夜子時，親到西面河邊，將妾頑軀捧來，放在大缸中，浸以清水，一月一換水，並須放在隱密之處，千萬不能使別人知道，這是頂頂要緊的事情。郎君可能應允否？」

孫杰大笑道：「我當是什麼大事，原來如此一回事兒，也值得那般客氣。」說得羅圓也笑了。這天，羅圓替孫杰做完一切事情，仍自回去。到了晚上，孫杰恐怕誤事，坐待到子時，忙去西首河邊一找，果見自己和劉氏所放的大田螺，還在岸邊。便歡喜喜的抱了回來，照他所囑的話，一一佈置妥帖，方去睡覺。一到天亮，便聞廚屋內有人講話之聲，心中大疑，起身一看，原來羅圓又帶來兩個小丫鬟兒，正在指揮他們弄茶弄水，煮飯做菜。一見孫杰起來，羅圓先謝了他提挈之恩，又命兩個丫鬟前來叩見，並說子：「這兩個孩子，年紀不大，也很做得事情。」二婢一齊拜過孫杰，孫杰益發大喜。

從此羅圓便常住孫家，和孫杰成了夫婦。孫杰家中，本來一無所有，此時卻逐漸興盛起來，不但柴米衣服完全不用憂慮，其他起居服用，都舒適非常，比平常有錢人家，還來得寫意。孫杰也不去替人幫傭了，在市上開了一家米麵舖子，經營籌劃，交易買賣，全憑羅圓一言，往往別人失敗的生意，到他手中，偏能轉為勝利，不上二年，便成了富厚之家。這孫杰生性仁慈慷慨，喜歡施與，無論識與不識，凡有急難相求，沒有個不幫忙的。幸而羅圓神通廣大，替他陸續不斷的運來銀子，可供周濟貧窮，要是不然，只怕天大家私，也早給花費完了。此時遠近鄉鎮地方，幾乎無不知有孫杰夫婦，他們大伙兒把孫杰喚做孫善人，把羅圓稱為活觀音。夫妻倆到處得非常適意，非常快活，就只一樁事情，不稱他們的心。原因劉氏臨死，心心念念，以孫家血統為慮，後來羅圓報恩，身事孫杰，也說重在替他生男育女，接續香煙。誰知種種事情都能滿意，只有這最緊要的問題卻是無法解決。看看過了十餘年，兀是音信毫無，孫杰急得要死，常常愁眉苦臉，傷心歎氣，對羅氏道：「我自問存心不壞，濟難救危，不敢言功，也可算不愧寸心，難道老天爺就連兒子也不給一個？也不曉什麼事情傷了陰德，竟使我落到這等下場！」羅氏只有再三勸慰，說他年紀不大，

精力未衰，得子遲早總有定數，立心好善，天必賜福，怎見得定沒子嗣呢？」孫杰聽了，也只好今年盼明年，明歲望後歲，這樣的盼望下去。

果不然，這天道報施畢竟不差釐毫，像孫杰這樣的仁慈，豈有絕嗣之理！造化老人老早注定，替他預備了一個很好的佳兒，專等時機一到，就著仙官仙吏護送與他。看官們要知天爺爺替他預備的是哪一位佳兒？等的是什麼時機？作書人一時還捨不得發表，留待下回分解吧！